

真相 推理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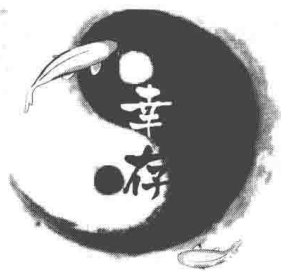
幸存

呼延云 作品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真相推理师



呼延云
作品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真相推理师. 幸存 / 呼延云著. --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4

ISBN 978-7-5399-8734-7

I. ①真… II. ①呼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22698号

书 名: 真相推理师. 幸存

著 者: 呼延云

策 划: 快读出版 010-84775016

责任编辑: 姚 丽

特约编辑: 渠 诚

出版发行: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: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: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: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: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12.25

字 数: 270千字

版 次: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399-8734-7

定 价: 42.00元

出现印装、质量问题, 请致电010-84775016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录

白色血衣 /001

极度恐怖 /069

海鸟之死 /119

名茗馆主 /147

七窃流血 /169

群体催眠 /191

神秘短信 /235

金蝉脱壳 /263

犯罪现场 /295

1977 /341

白色太阳 /357

余韵绝响 /371

新版后记 /379

白色血衣

对犯罪现场的目击者，刑侦人员第一要做的不是盘问，而是保护。

——刘思缈《犯罪现场勘察程序》

“嘎——吱！”

尖锐的刹车声，在黑夜中异常刺耳，像是有人在半空中猛地抽了一鞭子！

茫茫的草原。

铁一样的巨大天幕。

冰冷的夜风呼啸着掠过大地，一切都在惊心动魄地剧烈起伏着，有如海面永无休止的怒涛，空气中充满了诡异的苦咸味……尽管如此，那一声刹车，还是让草原猝然死寂。风居然停了，黑暗更浓了，每根草尖都在瑟瑟发抖。

一辆金杯汽车，停在空荡荡的国道上。

“怎么了？怎么了？”坐在后座上的陈少玲，因急刹车猛地撞到司机座背上，疼得她龇牙咧嘴。

坐在司机座上的张大山，双眼直勾勾地望着前面，一言不发，肩膀在微微颤抖，铁青色的背影充满了寒意。

“到底是怎么了？”陈少玲从张大山的肩膀后面探出头来，懵懵懂懂地往车窗前面看了一眼……

就一眼。

全身的血液仿佛瞬间凝固！

那是她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恐怖景象——

草原如此黑暗，寒风如此凄厉，国道，如绞索般漫长……

但，就在这样深邃的夜里，居然有一张像是被完整剥下的人脸，紧紧地贴在汽车的风挡玻璃上，面对面地看着他们。

人脸全无表情，像裹着一层尸蜡般半透明。双瞳犹如生了白翳，灰蒙蒙的无一丝光泽。

嘴唇，死鱼般一张一翕，距离车窗如此之近，居然连一口蒙住玻璃的白气也没有呵出。

陈少玲用尽全身力气，才遏制住想要惨叫的冲动。

这是一个身穿白色长衣的女子，直挺挺地站在车头，面对着她和张大山，一头长发在风中猎猎狂舞，像要从头皮上挣脱开去……

车子的前灯射出两束长长的黄色光柱，颤巍巍地附着在女子周围，隔着玻璃也能闻到一丝腥气：女子那一袭白衣的下半身，是触目惊心的斑斑血迹——稠红，稠红……

犹如刚刚从血泊地狱里走出！

“你……你撞到她了？”少玲的声音在发抖。

张大山从嗓子眼里挤出几个字：“差一点儿……”

差一点儿，也就是没有撞上。可是这个女子，分明像是已经命丧轮下，又飘飘忽忽地向人索命的冤魂！

有那么几分钟——无法估算出准确时间——车厢里的两个人和白衣女子，就在近得能贴上嘴唇的距离，隔一道玻璃对峙着，无论坐着的还是站着的，仿佛都在等待什么：车里的人等待外面那团染血的冤魂被狂风吹散，外面的冤魂等待里面的人出来供她吸取……

看谁先放弃。

少玲感到窒息般的痛苦。车门和车窗都关得严严实实的，车里除了她和张大山，没有第三个人。但她看着对面那浮尸般的脸，总觉得这张脸的下面一定有一双可以无限伸长、伸长、再伸长的手，从某个缝隙伸进车子，继而张开手指卡住自己的脖子，越卡越紧！

忍不住了，活人在耐性上永远比不过死人。少玲说道：“这样下去，她会不会……”

“没准她已经死掉了！”

张大山呼了一口气，气息极粗重，显然是憋了很久很久。他的手放在了挡把上，少玲猜他想倒车、打轮，然后绕开这个女子走掉。

“不行！”少玲突然大喊，“咱们得救救她！不然她真的会被活活冻死！”

“我他妈的连她是人是鬼都不知道！”

张大山瞪起了眼睛，但是望见少玲逼视的目光时，一种说不清的情愫使他顿时柔软下来。他挂上空挡，拉起手刹，垂下巨大的头颅，嘴里嘀咕着什么，从工具箱里摸出一柄很大的扳手，把左侧的车门一推，跳下了车，脑袋上的头发顿时都被风吹得竖了起来，毛茸茸的像一头雄狮。

透过车窗，少玲看见张大山绕到车头，然后向那女子喊着什么——手中那柄大扳手握得紧紧的。

但那女子依旧目光呆滞，一言不发。

突然，车灯的两束光剧烈地抖动了一下，女子的衣襟呼啦啦掀起，直扑张大山的胸口，撞得他倒退了几步，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。他眯起眼睛，脖子往绿色军大衣的衣领里缩了缩，斜望了一眼天空，然后一个大步迈到女子身前，把腰一弯，伸出粗壮的手臂，将她打横着扛了起来，向车门走来。

少玲连忙哗啦啦地拉开笨重的车门。张大山将女子放在少玲身边，一股寒气瞬间溢满整个车厢。

“这姑娘快冻僵了……不过还没死，你给她热乎热乎吧。”张大山道。

少玲赶紧把红色的棉外套脱下，披在女子身上。这时她才发现，那女子穿的白衣其实是一条长长的白色纱质睡衣，上面已经风干的血渍还是那么触目惊心，但女子身上并没有明显的伤口。

“大山子！”少玲发现，“这个姑娘不是咱们乡的。”

张大山说：“应该是来旅游的吧……可她身上这血是怎么回事？又为啥三更半夜地站在国道上？”

少玲沉吟片刻，道：“看她这个样子，不可能从很远的地方来的……对了，咱们赶紧去湖畔楼吧，肯定出大事了！”

张大山“哎”了一声，回到驾驶位置，把方向盘一拧。金杯车离开国道，向草原深处驶去。

车厢里，白衣女子僵硬的身体不时随着车子颠簸而左右倾倒，少玲将她紧紧抱在怀里。

片刻后，她觉得女子的身上似乎暖了一点儿，可自己身上却越来越冷。

望着张大山开车时的背影，少玲突然感到一阵陌生。

她熟悉的那个张大山是一条身高 1.85 米的大汉，虎背熊腰，四方阔脸。高兴的时候嘿嘿嘿傻乐，本来就小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儿，一边说话一边摸鼻子；不高兴了就扯开喉咙大叫大嚷，呼呼地挥舞着铁锤似的大拳头，仿佛什么烦恼都能砸到地底下。

少玲不喜欢他粗鲁，从上初中时就不喜欢。有一天放学后，在学校后面的白桦林里，同学们分成两拨玩抓人。不知为什么，张大山使劲追她，就追她一个，直追得她跨过两条小溪。最后张大山伸出手去抓她，人没抓到，只揪住了她那条黑油油的大辫子的发梢，生生扯下几根头发，疼得少玲蹲在地上，呜呜地哭了起来。

张大山看着她，闷头不语，巨大的身影像小山似的，覆盖在她那娇小的影子上。

后来她考上了县第一高中，住校。张大山却连个职高都没考上，在社会上混了两年，到县城里的“路路通”修车行去当了学徒，仗着兜里有点工钱，一到休息日就换上件棕色条绒外套，狗熊一样“吭哧”、“吭哧”地走到县一中门口找少玲，约她下馆子。

少玲不想去，因为同学们都在偷偷笑她，可是不去也不行，张大山嗓门那个大啊——“咋啦，考上一高就看不起我啦？”她只好去。真坐在饭馆里，张大山又说不出个话，就知道把盘里的菜往她碗里拨拉，皱着眉不停地嘟囔着“你吃你吃”，也不管她到底爱不爱吃。

吃饱了，两人就在县城里溜达，彼此间保持着老远的距离，看上去活像不相干的两个人。

县城就那么点大，转来转去总会转到街心公园。

公园里有一尊雕得怪难看的白马，四蹄腾飞昂首向天，据说这就是传说中的神马——萨日勒。

雕像前的汉白玉石阶上，时常坐着一个身穿灰蓝色绸面布袍子的蒙古族老人，宽大的骨架像一首凝固的古歌。他抱着一把马头琴，一边用马鬃和两根肠弦轻磨慢拉，一边吟唱着。

歌词是蒙语，少玲和大山听不懂，但是歌声哀婉动人，少玲每次听到，都觉得自己要被融化了似的。

为此，大山专门花了一百块钱，请懂蒙语的中学老师给翻译了：

茂密的苦蒿野火一样燃烧，
炊烟伴着流雾遮住了眼帘。
远方依稀可是你的倩影？
暮色中我四下里探看——
找寻着你哟，
就像苍鹰找寻着山岩。

炉膛的牛粪火已经熄灭，
墙角一根孤独的套马杆，
铃铛声声可是你赶着羊群晚归？
屏住气我侧耳聆听——
钟情于你哟，

就像骏马钟情着草原。

我没有成群的牛羊，
我没有银色的鞍鞞，
往事令我眉头紧锁，
命运让我沉默寡言。
黑暗中我默默地躺下了——
等待着你哟，
就像黑夜等待着白天……

3

张大山把歌词抄在一张纸上，念给少玲听。她再去听那老人吟唱时，听得双眼湿漉漉的。

张大山冷不丁冒出一句：“少玲，你就是我的白天呢。”

“不许胡说！”少玲狠狠瞪了他一眼，甩头就走。

张大山愣了半晌。

高三那一年，因为高考，学业越来越紧，少玲怕张大山频繁的“周末拜访”影响学习，琢磨了好几种摆脱他的办法，但都觉得不合适。同宿舍的同学给她出了个主意：“那男的，你别瞧他二乎乎的，其实是个有里有面的人，你明着告诉他，‘我不喜欢你，今后你别来找我’——他肯定就不来了。”

“这，不好……挺伤人的。”少玲坐在上铺，把脑袋埋在双膝间。

第二天是周末，但直到中午张大山也没再出现。

第三天，还是没见到张大山。少玲觉得不大对劲，给他发了短信也没有回音，打电话他的手机又关机，她有点不安。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她没日没夜地做模拟题，只有在揉着酸痛的眼睛时，眼前会悄然浮现张大山那狗熊一样憨厚的身影。

高考结束后，她才终于打听到他的消息。原来，那天他在菜市场买菜，见到一辆本田把一个正在捡菜叶的老太太刚倒在地，车子连停都不停，就打算扬长而去。张大山怒火中烧，抓起一块砖头冲着本田猛甩过去，哗啦啦一声，把后车窗砸了个大窟窿。这下惹了大祸，车里坐的是副县长家的保姆。

张大山被当场拿下，被法院判了三年的有期徒刑。

少玲跑到监狱去看他，在阴暗的探视室坐了半晌，门开了，走进来的只有狱警一人，告诉她：“张大山不想见你，你走吧。”

再去，还是不见。

第三次去，仍旧是不见——少玲知道，他永远不会再见她了。

大学录取通知书很快就寄到少玲手里，她考上了省城的一所大学，学习了三年“老年服务与管理”专业。毕业后，她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托关系、找门路留在省城工作，而是风尘仆仆地回到老家——那个依旧偏僻而贫瘠的小乡村，办了一家养老院。

没过多久，因为一起事故，养老院被迫关了门。她又到县医院当了一名普通护士。由于家住乡下，她每天都要在县乡之间坐公共汽车奔波几个小时。

今天有一名产妇大出血，她参与抢救，很晚才下班，末班公共汽车早没了。她站在路边焦急地踮起脚尖，巴望有过路的车子能捎自己一程。一阵狂风吹得她双眼半眯，睁开眼皮时，一辆金杯车停在她面前。车窗摇下，露出张大山那张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，脸形没变化，但却多了一些被岁月揉搓出的细纹，特别是目光，有些浑浊。

“回家吧？”张大山冲她吼，“上车！”

她不太想上，可最终还是上了。

“近来咋样？”张大山一踩油门，金杯车摇晃着笨重的身躯，驶上了国道。

少玲没有回答，她觉得这些年，还有这些年发生的一切，都不是用一两句话可以说明白的，既然如此，不如不说。

她向车窗外望去：茫茫的夜色笼罩了整个草原，根本分不清天地，只在黑暗的底色上有一些更黑暗的起伏，那是山峦，起伏连绵却又形状奇异——正如她此刻的思绪。狂风把车窗震得嗡嗡作响，寒气从玻璃缝间咬牙切齿地钻进车厢，啾啾的……车身抖动得越来越剧烈，像是要被风撕碎。

由它去好了，不是很多事情都由它去了吗？就这样想着，她渐渐闭上了疲倦的双眼。

就在意识越来越模糊时——急刹车！

然后，就看到了那恐怖至极的一幕……

电视剧里经常说的一句台词是“简直像做梦一样”，此时此刻，坐在颠簸的车厢里，抱着浑身是血的白衣女子，少玲不知这是一场噩梦即将结束，还是刚刚开始……

金杯车绕过几座低矮的丘陵，只见草原远方摊着一片亮闪闪的椭圆——“额仁查干诺尔”到了。“查干诺尔”是白色湖泊之意，“额仁”则是“幻境”，所以这湖的蒙语全称便是“梦幻般的白色湖泊”。

但附近的汉族牧民们都管这湖泊叫“眼泪湖”。

之所以得了这么个名字，是因为这湖的形状活像一滴眼泪，且湖水又苦又咸。一丛丛乱蓬蓬的芦苇围绕着湖岸，还有几株奇形怪状的白桦树，此刻正在寒风中白骨般嶙峋地兀立。一栋两层高的小楼孤零零地矗立在湖畔——这就是湖畔楼，一间普普通通的旅店。

金杯车在湖畔楼前停下，熄火的瞬间，车窗外的风声骤然增大。张大山眯起眼睛观察那栋黑黢黢的小楼，突然想起了“旋涡”这个词。此刻，他心底分明生出一股异常清晰的感受：

这座小楼就像个旋涡，只要他迈出车厢一步，就会被一股巨大的神秘力量卷进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，从此再也无法逃出生天……

哗啦啦！

这个声音让张大山心惊肉跳，回过头，他看到少玲拉开了车门，准备跳下车去。

“你干什么？会让风刮走的！”他大吼着，“快点回来！”

少玲犹豫了一下，身子又缩回了车里：“李大嘴这店，不是一向整夜都不熄灯的吗？现在怎么黑咕隆咚的？”

她说的，经常开车跑夜路的张大山又怎么会不知道？

对于湖畔楼的老板李大嘴——张大山再熟不过了——那是个勤快、热心的人，怕草原上随时有找不到住宿的旅客，所以旅店门前的灯向来整夜不熄。张大山放空车回家时，要是赶上心里不痛快或者身子骨太累，肯定要绕到这里找李大嘴喝一盅，一聊就是一宿。

不过，两人也有翻脸的时候。

那次，满嘴酒气的李大嘴搂着张大山的肩膀，一边打嗝一边说：“少玲那妮子……呃，大学回来干点啥不好，开什么养老院，结果……呃，还不如来我这哩，脸蛋儿那么俊……”

李大嘴还没来得及说更过分的，就被张大山一耳光掴到桌底下，吓得店里的伙计连忙报了警。乡派出所所长“胡萝卜”带着人来的时候，李大嘴无视自己脸上那鲜红的五个手指印，硬说是自己在墙上撞的。胡萝卜又好气又好笑，训了张大山两句就走了。

看着胡萝卜离去的背影，李大嘴回头就骂报警的伙计：“俺们兄弟俩闹着玩的，你他妈报啥警?!”

想到这些，张大山突然紧张起来，李大嘴拿自己当兄弟，现在他的旅店黑灯瞎火的，显然不对劲，万一出了什么大事，自己就这么干等着，合适吗？

张大山掏出手机，给乡派出所报警，信号很差，半天才接通，电话那头说马上就派人过来。

马上？我还不知道？这种天气，他们别把那辆破吉普开进沟里就谢天谢地了。

继续等吧。

金杯车的车灯亮着，两道光柱投射在湖畔楼的大门上。通体黑暗的楼座，两扇玻璃门却反射着黄澄澄的光泽，犹如一件开襟寿衣上的圆形“寿”字。门被夜风刮得一摆一摆的，仿佛有些不可名状的物体，正要从这件寿衣下面钻出来，飘走……于是，这楼也尸僵般越来越硬，越来越冷。

张大山的一颗心越来越往下沉，沉，沉，像是一块扔到井里的石头，却总沉不到底。这种感觉实在太难受了。

旋涡……去他妈的旋涡！

张大山抓起那把大扳手，推开了左手的车门，风顿时涌进了车厢，呛得少玲止不住地咳嗽。他回过头看了她一眼，猛地跳下车。

“大山子！你回来！你给我回来！”

“砰”的一声，张大山把身后的车门摔上，将她的叫喊声封在狭小的车厢里。她望着张大山的背影，眼睁睁地看着他从那件“寿衣”的开襟间钻了进去。

而身边，白衣女子僵坐着，仿佛一张没有生命的皮。

少玲不寒而栗。

4

胡萝卜搓着手走进值班室时，小王刚刚放下电话：“所长，大山子打电话来报警，说是湖畔楼好像出事了，咱是不是过去看看？”

胡萝卜一愣。

胡萝卜本名胡卫东，今年54岁，当兵退伍后来到狐岭子乡派出所当了警察，一干就是三十多年。年轻的时候他脑袋大脖子粗，下半身却很细，所以得了个“胡萝卜”的外号。不料一过中年，不知是酒喝多了还是坐车颠簸的，心虽然一点没少操，肚子却明显大了起来，弄得整个身材圆滚滚的，以至于到县里开会的时候，书记胡撸着他的肚皮问：“啥时候你这胡萝卜变成水萝卜啦？”